

司馬遷——《史記》 軍事論述之易、老陰陽思想析探

作者簡介



王智榮備役上校，香港珠海大學博士班研究、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、政戰學校政研所碩士；曾任陸軍步兵學校政戰部主任、陸軍第8軍團政戰部副主任，現任職於實踐大學、大仁科技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兼任講師。

◆ 提 要

- 一、司馬遷或對易學與道家思想有深厚淵源與興趣，因此《史記》軍事論述之易、老陰陽思想，比比皆是。
 - 二、司馬遷並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，惟其通識兵書，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景況，實至「述事適如其事」的境界。
 - 三、《史記》描述許多戰爭，惟描述之手法各有不同，有從山川形勢角度描述，有從奇正變化角度描述，有從戰略謀計角度描述，有從勝負得失角度描述，然而，本文則從陰（柔）陽（剛）之觀念析探司馬遷之軍事論述。
 - 四、司馬遷深刻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，其最終之軍事思想是「慎重兵事」反對戰爭，此與易、老陰陽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- 關鍵詞：司馬遷、周易思想、老子思想、軍事思想

前言

《史記》不是單純的史事記載，其反映出三千年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過程。而且，《史記》一百三十篇中，有關涉戰爭內容者，即多達二十八篇，字數十餘萬字言，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^①，其描述戰爭的景況，刻劃兵家的韜略與思想者，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、孫子吳起列傳第五、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、樂毅列傳第二十、田單列傳第二十二、蒙恬列傳第二十八、韓信列傳第三十三、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、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等。司馬遷為前之諸公作傳，豈能不讀其全書？再者，《史記》寫戰爭，對於軍事情勢、軍事行動方案及其用兵之法，敘歷生動異常，證明《史記》蘊含了豐富的軍事思想。程金造《司馬遷的兵學》云：

我認為史官不知兵，若是指《漢書》以下諸著史之官則可，至於太史公司馬遷則殊不然。司馬遷是通識兵書，深知兵略之人^②。

可見，司馬遷實為通識兵書，深知韜略之人，惟其《史記》對戰爭的描述，是否受著易、老陰陽思想影響，殊值觀察與研析。

史記與易、老之關係

據史所載，司馬遷或對易學與道家思想有深厚淵源與興趣，然就目前所見研究《史記》兵學的論文，以「《史記》軍事論述之易、老陰陽思想」為研究方向者，尚付厥如，作者不揣淺陋，為文析探祈先進賜教：

一、《周易》與《史記》

《周易》經也，《史記》史也，經史本為一體，語其名可分，覈其實則為一體。如先秦時期史官精通《周易》，在以史解易中，已顯現出其深邃的歷史眼光，並促使史學思想的進步，吳懷祺《易學與史學》云：

在中國史學史上，歷代大史學家大多對《周易》有精深的瞭解。司馬遷的家學中有易學的傳統，他自己在漢初的易學史上有重要地位。易學對司馬遷史學的影響非常明顯^③。

事實上，以易解經之大儒所在多有，如司馬光《溫公易學》體現其歷史觀之特點，宋儒楊萬里《誠齋易傳》是以史證易的代表作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且云：

聖人作易，本以吉凶悔吝，示人事之所從，如箕子之貞，鬼方之伐，帝乙之歸妹，周公明著其人，則三百八十四爻，可以例舉矣。舍人事而談天道，正

註①：張大可著，〈司馬遷的戰爭觀〉《史記文獻研究》（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1999年12月），頁292。

註②：程金造著，〈司馬遷的兵學〉《史記研究粹編·第二集》（高雄：復文圖書出版社，2001年11月，初版），頁463。

註③：吳懷祺著，《易學與史學》（北京：新華書店，2004年3月，初版1刷），頁2。

後儒說易之病，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^④。

其次，王船山的易學思維特徵對其史論著作《讀通鑒論》、《宋論》亦產生重大影響。近人郭沫若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以社會史角度詮釋《周易》，是則以《史記》論《周易》，並謂《周易》具有豐富的戰爭意涵^⑤，或有許多值得探究之處。再者，司馬遷亦於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》中云：

蓋孔子晚而喜易，易之為術，幽明遠矣，非通人達才熟能注意焉！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，占至十世之後；及完奔齊，懿仲卜之亦云。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，專齊國之政，非必事勢之漸然也，蓋若遵厭兆祥云^⑥。

太史公意謂田氏代齊有國，非必事勢之積漸使然，易止之占已兆其端，史之與易關係至深，由此可見。且司馬遷於《史記》中所提易之制作如下：

西伯蓋即位五十年，其囚美里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^⑦。

孔子晚而喜易，序《彖》、《繫》、《象》、《說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讀易，韋編三絕曰：「假我數

年，若，我於易則彬彬矣^⑧」。

今夫卜者必法天地，象四時，然後言天地之利害，事之成。自伏羲作八卦，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^⑨。

余聞之先人曰：伏羲至純厚，作《易八卦》，……西伯拘美里，演《周易》^⑩。

事實上，《周易》思想對司馬遷影響是非常巨大而深遠，在《史記》中頻頻彰顯，例如《史記》的一些篇章記載《易》占卜事件，《陳杞世家》、《田敬仲完世家》三次記載周太史和齊懿仲卜陳完，卦兆表明田氏八世之后將取代齊侯；《魏世家》、《晉世家》兩次記載華萬卜仕晉國之事，卦象顯示華萬之后必大，又如在《十二諸侯年表》和《齊太公世家》等篇章中亦有一些占卜記載，《日者列傳》與《龜策列傳》則為占卜者所作的傳記。這些易占材料，亦彰顯其對《周易》的重視，惟司馬遷願將《日者列傳》與《龜策列傳》列入，以今日科技眼光，或稍顯司馬遷時代局限，不過，《史記》中受《周易》思想影響的尚有「日中則昃、月盈

註④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9月，初版7刷），頁92。

註⑤：郭沫若著，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〉《郭沫若全集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9月，初版1刷），頁52。

註⑥：漢·司馬遷著，《史記·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》（臺北：大申書局，1977年7月，初版1刷），冊3，頁1903。

註⑦：見《史記·周本紀第四》，冊1，頁119。

註⑧：見《史記·孔子世家第十七》，冊3，頁1937。

註⑨：見《史記·日者列傳第六十七》，冊5，頁3218。

註⑩：見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，冊5，頁3299～3300。

則食」、「原始察終」、「尚德」、「謙抑」、「通變」及其人生觀亦受《易傳》極大影響^⑪，這些均透過《史記》，而豐富了中華文化，這亦是一項巨大貢獻；誠然，中國史學在遠古時期即與易學結下不解之緣。

二、《史記》與《老子》

《史記》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，是一部承上啟下富有獨創性的史書。鄭樵《通志總序》云：

司馬氏世司典籍，工於制作……本紀紀年，世家傳，表以正歷，書以類事，傳以著人。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學者不能易其書。六經之後，惟有此作^⑫。

《史記》史學也，史學以「實錄」、「良史」，為基本原則，劉知幾《史通·惑經》云：

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，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^⑬。

因而史學以「實錄」、「良史」，為基本原則。然而，司馬遷兼有史家

與子家的雙重身分，所謂子學，章學誠《文史通義·釋通》云：「《太史》百三十篇，自名一子^⑭」，即是說太史公亦謂是司馬子。且劉勰《文心雕龍·諸子》曾謂子學的含義：「諸子者，入道見志之書^⑮」。因而子學的基本理念則在於「入道見志」，所以司馬遷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子家的性質，事實上，一官所守，一技之專，皆可以入道言志，皆可以為子學，先賢錢基博亦云：

昔太史公宏識孤懷，意有所鬱結不得通，錄秦漢，略跡三代，上紀軒轅，曰以成一家之言，而人當作史記讀。心知其意而無其人，故曰藏之名山，寓意是書，略人之所詳，揚人之所抑，以自明一家之學，而人或作方志讀。心知其意之期來者，亦只俟之其人。……通子之意於傳記。

所謂太史公原始察終，以史之體為諸子立傳，確為其《史記》之特色，例如，司馬遷敘述人物，並不限於王侯將

註⑪：葉文舉著，〈略論《史記》通變觀與《易》道的關係〉《安徽師大學報·哲學社會科學版》，第4期第25卷，1997年，頁520～525。其認為司馬遷的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」思想的形成，《易》學應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。陳桐生著，〈史記與周易六論〉《周易研究》，第2期，2003年。其文論述史記論周易幽明之述、易傳與史記的人生觀、易傳與史記的學術觀、易傳與史記的重時觀念、易傳與史記的宙微思想、易傳與史記之名小旨大計六論，亦在彰顯《周易》對司馬遷《史記》的影響。其在《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3年11月，初版）亦有同樣論述。

註⑫：鄭樵著，《通志·總序》（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59年7月，初版），頁1。

註⑬：劉知幾著，《史通·惑經》（臺北：錦繡出版社，1972年4月，初版），頁207。

註⑭：章學誠著，〈文史通義·內篇四·釋通〉《百部叢書集成·粵雅堂叢書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年），冊4，頁17。

註⑮：劉勰著，《文心雕龍·諸子》（臺北：宏業書局，1982年9月，再版），頁307。

相，而遍及於社會各階層；也不限於政治，而涉及於社會各部分，凡與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、科學及其他方面有所貢獻的人，都為他們立傳。而《史記》七十列傳中，有隱士如伯夷列傳第一；有哲學家、思想家如管晏列傳第二、老子韓非列傳第三、仲尼弟子列傳第七；有文學家如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、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；有政治家如商君列傳第八、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、李斯列傳第二十七；有軍事家如司馬穰苴列傳第四、孫子吳起列傳第五、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、樂毅列傳第二十、田單列傳第二十二、蒙恬列傳第二十八、韓信列傳第三十三、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、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；有縱橫家如蘇秦列傳第九、張儀列傳第十；有刺客如刺客列傳第二十六；有俠士如游俠列傳第六十四；有醫卜、星相如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、龜策列傳第六十八、日者列傳第六十七等等不一而足。另司馬遷於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云：

道家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。其為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儒者則則不然……主倡而臣和，主先而臣隨。如此則主勞

而臣逸^⑩。

蓋道家向宗老子，老子是道家的代表，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，受易於楊何，習道論於黃子，且從「論六家之要指」中可以察覺，其對道家的欣賞與重視或不在儒家之下。而《莊子·天下篇》亦云老子「澹然獨與神明居」、「建之以常無有」、「人皆取先、己獨取後」、「人皆取實、己獨取虛」、「人皆求福、己獨曲全」、「堅則毀、銳則挫」等等，最後則稱其為「古之博大真人哉^⑪！」。可見其對老子之肯定與推崇。

老子既是司馬遷心儀之士，故於《史記·孔子世家第十七》記述老子云：

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：「請與孔子適周。」魯君與之一乘車，兩馬，一豎子俱，適周問禮，蓋見老子云。辭去，而老子送之曰：「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，仁人者送人以言。吾不能富貴，竊仁人之號，送子以言，曰：『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議人者也。博辯廣大危其身者，發人之惡者也。為人子者毋以有己，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』」孔子自周反于魯，弟子稍益進焉^⑫。

《史記》七十列傳中有〈老子韓非列傳〉摘要如下：

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：「……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虛，

註⑩：見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，冊5，頁3289。

註⑪：郭慶藩編輯，《莊子集釋·天下篇第三十三》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4年3月），頁1093～1098。

註⑫：見《史記·孔子世家第十七》，冊3，頁1909。

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」

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迺遂去。…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終。

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，儒學亦絀老子。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，豈謂是邪？李耳無為自化，清靜自正。

太史公曰：老子所貴道，虛無，因應變化於無為，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。……而老子深遠矣^⑩。

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亦有提老子者如下：

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，不說儒術。

竇太后好老子書，召轅固生問老子書^⑪。

從《史記》陳列資料，可證司馬遷對老子的景仰與學習是肯定的，如劉甫琴《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》云：

司馬遷之根本思想為道家。……司馬遷書中的道家成分，就歷史的意義

說，應稱為「老學」；就時代的意義說，應該稱為「黃老」；但就學術的體系意義，應該稱為「道家」。這種思想的中心是在《老子》一書^⑫。

《史記》中易、老陰陽軍事思想探析

目前研究《史記》軍事思想著作者則有施丁〈史記寫戰爭〉^⑬、程金造〈司馬遷的兵學〉^⑭、陽平南〈史記兵謀初探——以所載兵家和徵引兵法為範圍〉^⑮、張大可〈司馬遷的戰爭觀〉^⑯、蔡信發〈從史記論將帥之道〉^⑰渠等對司馬遷《史記》的兵學或用兵思想以及對戰爭的形勢、戰略態勢、戰爭計謀、戰爭勝負得失，似作了詳細的研究與析探，惟研究《史記》易、老軍事思想，正如程金造〈司馬遷的兵學〉云：

我認為史官不知兵，若是指《漢書》以下諸著史之官則可，至於太史公司馬遷，則殊不然。司馬遷是通識兵書，深知兵略之人，必然也明曉兵制之

註⑩：見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第三》，冊4，頁2139～2156。

註⑪：見《史記·儒林列傳第六十一》，冊5，頁3122～3123。

註⑫：劉甫琴著，《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》（臺北：臺灣開明書店，1976年3月，臺9版），頁218。

註⑬：施丁著，〈史記寫戰爭〉《史記研究粹編·第二集》（高雄：復文圖書出版社，2001年11月，初版），頁481～497。

註⑭：程金造著，〈司馬遷的兵學〉《史記研究粹編·第二集》（高雄：復文圖書出版社，2001年11月，初版），頁463～480。

註⑮：陽平南著，〈《史記》兵謀初探——以所載兵家和徵引兵法為範圍〉（岡山：空軍軍官學校，戰史與戰爭文學學術研討會，2001年3月），頁1-31。

註⑯：張大可著〈司馬遷的戰爭觀〉《司馬遷和史記論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87年5月）。

註⑰：蔡信發著，〈從《史記》論將帥之道〉《話說史記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5年10月）。

始末。……至於司馬遷的兵法之學，則為歷來史官之所不及，只是兩千年來，學者忽略此事，未及發明而已^{②⑦}。

事實上，司馬遷並非軍事家且無實戰經驗，但胸懷韜略亦善於描寫戰爭的景況，似至「述事適如其事」的境界，以此斷論，《史記》易、老軍事思想，實有進一步深層探究的價值。

一、《史記》戰爭中易、老之剛（陽）柔（陰）用兵思想

從易、老剛柔（陽陰）的觀念探究司馬遷軍事思想的內容，列舉大要如下：

（一）剛柔並重與並用之易學軍事思想

就兵學而言，易學是剛柔（陽陰）並重與剛柔（陽陰）並用的；如春秋末年，越國的范蠡在《國語·越語下》記述他輔助越王勾踐伐吳時有一番議論如下：

古之善用兵者，因天地之常，與之俱行。後則用陰，先則用陽；近則用柔，遠則用剛。後無陰蔽，先無陽察，用人無藝，往從其所。剛柔以禦，陽節不盡，不死其野。彼來從我，固守勿與。若將與之，必因天地之災。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，盡其陽節，盈吾陰節而奪之。

種種證據顯示，兵家已將剛柔辯證思維模式運用在兵學上，並由此發

展出許多兵學中相對的觀念，例如：「先後、遠近、攻守、勞逸」等，且以人事相參天地，並觀察天地虛盈、日困月盈現象，以瞭解軍事戰力上的此消彼長。

（二）以柔克剛的老子軍事思想

但是，老子從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中覺察到對立統一規律，並有系統地揭示，事物的存在是相互依存，而不是彼此孤立的，其廣泛論及各種對立關係，如陰陽、剛柔、強弱、虛實、難易、厚薄、壯老、重輕、巧拙、長短、高下、前後、正反、始終、主客、禍福、利害、損益、治亂、興廢、生死、去取、得失、有無、開闔、歛張等等，且從對立觀念中特別崇尚「柔弱」。柔弱勝過剛強，則是老子學說的基本觀點之一。老子認為，「柔弱」是生機和活力的象徵，是發展、壯大的起點，而「剛強」或「堅強」則顯示事物的發展已經趨於極限，再往下便是走向死亡，其又謂：「兵強則不勝」、「柔弱處上」，所以老子把「守柔處弱」作為戰爭的指導原則之一；此外，老子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，理所當然也要效法自然的「柔弱」，作戰用兵，都不能例外，其云：

守柔曰強^{②⑧}。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^{②⑨}。

註②⑦：見程金造著，〈司馬遷的兵法〉《史記研究粹編·第二集》，頁463。

註②⑧：王淮注釋，《老子探義·天下有始第五十二章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6月，初版12刷），頁209。

註②⑨：見《老子探義·天下之至柔第四十三章》，頁179。

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生之徒，是以兵強則滅，木強則折^⑩。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^⑪。

所以老子軍事思想是以柔克剛之另類思考模式。

(三)剛柔用兵思想例證

《史記》中描述了許多的戰爭，但描述的手法各有不同，有的從山川形勢角度、有的從奇正變化角度，有的從戰略謀計角度，有的從勝負得失角度描述；然而，本文則從剛柔（陽陰）的觀念探析司馬遷受易、老軍事思想的影響。

①先柔後剛

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第五》敘齊兵伐魏救趙的戰役，其引文如下：

孫子謂田忌曰：「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，齊號為怯，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。兵法，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，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。使齊軍入魏地十萬灶，明日為五萬灶，又明日為三萬灶。」龐涓行三日，大喜，曰：「我固知齊軍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過半矣。」乃棄其步軍，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。孫子度其行，暮當至馬陵。馬陵道狹（狹）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……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，夾

道而伏，……齊軍萬弩俱發，魏軍大亂相失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，乃自剄^⑫。

孫子因勢利導，三次減灶，使龐涓遇伏，大敗魏師。即是一種先柔（三次減灶）後剛（龐涓遇伏，大敗魏師）的用兵思想表現，亦是司馬遷受易、老軍事思想的影響的例證之一。

其次，《史記·高祖本紀第八》垓下戰役，韓信領兵三十萬，而以退卻欺騙項王，則亦是先柔後剛的用兵思想表現。其引文如下：

五年，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，與項羽決勝垓下。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，孔將軍居左，費將軍居右，皇帝在後，絳侯、柴將軍在皇帝後。項羽之卒可十萬。淮陰先合，不利，卻。孔將軍、費將軍縱，楚兵不利，淮陰侯復乘之，大敗垓下^⑬。

垓下戰役勝敗關鍵，祁駿佳《遁翁隨筆》描述最深刻清楚，其云：

遷《史記》垓下之戰云：「淮陰侯初交，不利，卻。孔將軍、費將軍縱，淮陰侯復乘之，項羽大敗。只此數語，而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，所謂左古奇兵如鳥兩翼者，已盡於此矣。兵法諸書，累千百言而未悉者，遷以數語盡之，乃知遷常究心於兵法，不淺也^⑭。」

註⑩：見《老子探義·人之生也柔弱第七十六章》，頁282。

註⑪：見《老子探義·天下莫柔弱於水第七十八章》，頁288。

註⑫：見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第五》，冊4，頁2164。

註⑬：見《史記·高祖本紀第八》，冊1，頁378～379。

註⑭：祁駿佳著，〈遁翁隨筆〉《百部叢書集成·仰視鶴齋叢書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冊2，頁41～42。

誠然，垓下戰役勝敗關鍵，在於韓信統領三十萬大軍，卻示弱退卻，以欺騙項王，此即祁駿佳《遁翁隨筆》所云：「兵法所謂佯卻以亂其整」，而佯卻舉措，即是先柔（韓信統領三十萬大軍，示弱退卻）後剛（孔將軍、費將軍縱，楚兵不利，淮陰侯復乘之，大敗垓下）的用兵思想表現，亦是司馬遷受易、老軍事思想的影響的例證之二。

再則，《史記·商君列傳第八》商鞅為秦伐魏戰役如下：

使衛鞅將而伐魏。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。軍既相距，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：「吾始與公子驩，今俱為兩國將，不忍相攻，可與公子面相見，盟，樂飲而罷兵，以安秦魏。」魏公子卬以為然。會盟已，飲，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，因攻其軍，盡破之以歸秦³⁵。

商鞅為秦伐魏，與公子卬相拒，遺書誑以願「樂飲而罷兵」，公子卬從其意，導致襲虜魏公子卬而破魏，是先柔（樂飲而罷兵）後剛（襲虜魏公子卬而破魏）的例證之三。

②用剛棄柔失敗的用兵思想例證

《史記·高祖項羽第七》在在顯示，項羽僅知憑藉其有形的戰力與剛猛的勇氣，而欲得天下，殊不知僅有剛勇，而無柔智，絕無法成其大業，太史公於項羽本紀中描述最為確切，其云：

太史公曰：項羽……自矜功

伐，奮其私智而不師古，謂霸王之業，欲以力征經營天下，五年卒亡其國，身死東城，尚不覺寤而不自責，過矣。乃引「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」，豈不謬哉³⁶。

《周易·乾·文言》傳文云：「亢之為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³⁷。」因此，就《易傳》的觀點，反對「亢」，「亢」即是過剛，項羽即是過剛，而不知以柔智取勝。老子軍事思想亦是以柔克剛，例如：

守柔曰強。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。

「力拔山兮氣蓋世」的項羽，剛愎愚昧，自恃勇武，是奮其私智；不向前人學習，不記取前輩成敗經驗，即是不師古，所以克敵致勝，主要不在兵將剛勇，而在能柔且有智術，過亢或過剛，「欲以力征經營天下」，即是「用剛棄柔」失敗的用兵思想例證。

③以柔克剛

項羽兵敗，被困垓下，極謀脫困，並作困獸之鬥，惟仍猛不可當，此時漢軍卻以極柔和的鄉音「楚歌」，擊垮項羽與楚軍的戰鬥意志，如《史記·高祖項羽第七》一段描述：

項王軍壁垓下，兵少食盡，漢

註³⁵：見《史記·商君列傳第八》，冊4，頁2164。

註³⁶：見《史記·項羽本紀第七》，冊1，頁338～339。

註³⁷：黃忠天著，《周易程傳註評》（高雄：復文圖書出版社，2004年9月，2版），頁23。

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，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，項王乃大驚曰：「漢皆已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」……項王乃悲歌亢慨，自為詩曰：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，騅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」歌數闕，美人和之，項王泣數行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視^{③⑧}。

一位「力拔山兮氣蓋世」的不世英雄，只因「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」，而其剛鐵般戰鬥意志，即被徹底擊垮，甚至「項王泣數行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視。」這是多麼悲壯淒涼的景況，漢軍以「楚歌」擊潰楚軍的心防，此即是以柔克剛的用兵典範。

二、《史記》戰爭中易、老之奇（陰）正（陽）用兵思想

《周易·說卦》所云：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。」

《易》之變易，植根於陰陽剛柔，無陰陽剛柔即無變易，《繫辭上傳·第五章》云：「陰陽不測之謂神」，就是說陰陽的變化，神妙莫測。如《繫辭下傳·第八章》所云：

易之為書也不可遠，為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為典要，唯變所適^{③⑨}。

「不可為典要」，即是無常定不變的格式，難以預料。所謂：「形而上

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；形而上者即是無形，謂之道；形而下者即是有形，謂之器；兵聖——孫子所重視的即是無形的形，是變化多端的形，是深間不能窺，智者不能謀的形，是變化無窮的形，更是《繫辭下傳》所云：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為典要，唯變所適」之意。

至於老子則有「以正治國，『以奇用兵』」的思想^{④⑩}，並且由於觀察水的變化，而發展出一套辯證理則，其云：「天下柔弱莫如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」，水沒有一定的形體，但它卻可以適應任何的環境，會依其性避高趨下，不過，在水集聚成一定的量時，它就會產生能量，例如，洪水即有無堅不摧的能力，所以老子認為「水以柔勝」，且發展出以柔克剛的用兵之略；一代兵聖孫子亦有此體會，他觀察宇宙萬物的變化，以及戰爭中敵我態勢的變化，更深入探究用兵之道，實與老子「水以柔勝」的以柔克剛用兵之略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孫子且進一層發揮他的用兵之略，其於〈虛實篇第六〉云：

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趨下；兵之形，避實而擊虛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敵而制勝。故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；能因敵變化而取勝，謂之神^{④⑪}。

註③⑧：見《史記·項羽本紀第七》，冊1，頁333。

註③⑨：見《周易程傳註評》，頁595。

註④⑩：見《老子探義·以正治國第五十七章》，頁227。

註④⑪：魏汝霖著，《孫子兵法大全·虛實篇第六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1986年7月，4版），頁

又云：

故形人而我無形，則我專而敵分^{④2}。

故形兵之極，至于無形；無形，則深間不能窺，智者不能謀。因形而措勝于眾，眾不能知，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，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^{④3}。

因而，孫子亦體認出，一切事物均是變動不居的，連一年四季亦有所變化，所謂「日有短長、月有死生」，用兵之道同流水一樣，沒有固定的形式，必須根據敵情的變化，採取因應的對策，如此才能因敵制勝，所以他說：「戰勝不復，而應形於無窮。」

然而，就兵學而言，《周易》陰陽、「剛柔」的變易思想與老子「柔弱莫如水」、「以柔克剛」辯證思維是相同、相通的，而且，柔即是「奇」，剛即是「正」，因此可轉換為兵法上「奇正」、虛實、攻守、進退，以使兵法變化無窮。孫子對此亦有深刻體會，其認為，用兵之道，重在「奇正」二字，「奇正」相互運用，變化無窮，所以奇與正是《孫子兵法》中，非常重要的相對觀念；其次，老子認為「兵強則不勝」、「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」、「天下柔弱莫如水，而攻堅強者，莫之

能勝」、「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」，所以十分重視「以柔克剛」的用兵思想，因此老子「剛柔」的「柔」在兵學中，其意義即是「奇正」的「奇」字，嚴靈峰〈老子思想對於孫子兵法的影響〉亦云：

如何才是「以奇用兵」呢？依老子的思想，用「奇」就是要「守柔」和「持後」；即以柔克剛，以疆為弱，反客為主，以退為進。……老子說：「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」「孰知其極？」這不是為孫子兵法「用奇」之所本嗎^{④4}？

以此之故，《老子》一書蘊含豐富的「以奇用兵」之軍事思想；不過，歷代兵家對奇、正均有不同的詮釋與意見，〈尉繚子·勒卒令第十八〉云：

夫早決先定。若計不先定，慮不早決，則進退不定，疑生必敗。故正兵貴先、奇兵貴後，或先或後，制敵者也^{④5}。

尉繚子認為「正兵貴先、奇兵貴後」是有效的制敵方式，曹操說：「正者當敵，奇兵從旁，擊不備也」；李靖《唐太宗李衛公問對》亦云：「凡兵以向前為正，後卻為奇^{④6}。」梅堯臣釋為：「動為奇，靜為正」，事實上，

註④2：見《孫子兵法大全·虛實篇第六》，頁31。

註④3：見《孫子兵法大全·虛實篇第六》，頁32。

註④4：嚴靈峰著，〈老子思想對於孫子兵法的影響〉《老子研讀須知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1992年4月，初版），頁267～269。

註④5：周·尉繚著，徐勇注譯，〈尉繚子·勒卒令第十八〉《武經七書新譯》（山東：齊魯書社，1999年11月，初版1刷），頁165。

註④6：見《武經七書新譯·唐太宗李衛公問對》，頁348。

「兵者，詭道也」，詭道就是：「兵體萬變，紛紜混沌，無不是正，無不是奇。若兵以義舉者，正也；臨敵令變者，奇也」，這是甚好的詮釋，然而，孫子則又有一番說詞與論點，其於〈兵勢篇第五〉云：

三軍之眾，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，奇正是也④⑦。

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故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④⑧。

聲不過五，五聲之變，不可勝聽也；色不過五，五色之變，不可勝觀也；

味不過五，五味之變，不可勝嗜也；戰勢，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

窮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，孰能窮之哉④⑨。

一般而言，先出為正，後出為奇；常法為正，變法為奇；正面為正，側翼為奇；守備為正，突襲為奇；奇與正，互生互輔，變化無窮。帶兵作戰，就必須「以正合，以奇勝」，因為兩軍相爭，無不正，無不奇，所以要以奇制勝，歷史上以奇兵制勝的戰例非常多，例如，韓信背水一戰使戰士「陷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」，人人奮勇殺敵，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》描述：

選輕騎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幟，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，誡曰：「趙見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若疾入趙壁，拔趙幟，立漢赤幟。」令其裨將傳曰：「今日破趙會食⑤⑩！」

韓信果然「破趙會食」，此即是以奇制勝的戰例。

再者，《史記·田單列傳第二十二》描述，田單用反間計，使惠王與樂毅有隙，致令無能之騎劫替代有能之樂毅為大將，開創勝利之契機；且誘使燕軍盡剽齊諸降者及挖掘即墨人墳墓，激起齊軍反抗燕軍之堅強意志；然後又使老弱女子乘城，並遣使約降於燕軍，鬆懈燕軍戰鬥意志，最後田單運用火牛陣，大敗燕軍，收復齊國七十餘城。太史公司馬遷贊云：

兵以正合，以奇勝。善之者，出奇無窮。奇正還相生，如環之無端。夫始如處女，適人開？；後如脫兔，適不及距；其田單之謂邪⑤⑪！

其次，不知奇正變化而導致失敗案例如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第八》，敘宋襄公與楚成王泓之戰云：

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。楚人未濟，目夷曰：「彼眾我寡，及其未濟擊之。」公不聽。已濟未陳，又曰：「可擊。」公曰：「待其已陳。」陳成，宋人擊之。宋師大敗，襄公傷股。國人皆

註④⑦：見《孫子兵法大全·兵勢篇第五》，頁29。

註④⑧：見《孫子兵法大全·兵勢篇第五》，頁29。

註④⑨：見《孫子兵法大全·兵勢篇第五》，頁29。

註⑤⑩：見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》，冊4，卷92，頁2614。

註⑤⑪：見《史記·田單列傳第二十二》，冊4，頁2456。

怨公。公曰：「君子不困人於院，不鼓不成列^②。」

宋襄公所云：「君子不困人於院，不鼓不成列。」是戰爭中之愚見，故司馬遷借子魚之言而云：「兵以勝為功，何常言與？必如公言，即奴事之耳，又何戰為^③！」說明戰爭是要奇正變化的絕無一定之常勢，因為戰爭的目的是徹底摧毀敵方的力量，是用盡一切方法以致勝的，這是何等明智之見。

再如，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》描述韓信命伐趙時，趙以陳餘為帥，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（陳餘）云：

聞漢將韓信涉西河、虜魏王，禽夏說，新喋血閼與，今乃輔以張耳，議欲下趙，此乘勝而去國遠鬥，其鋒不可當。臣聞千里餽糧，士有飢色；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。今井陘之道，車不得方軌，騎不得成列，行數百里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，從間道絕其輜重；足下深溝高壘，堅營勿與戰。彼前不得鬥，退不得還，吾奇兵絕其後，使野無所掠，不至十日，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^④。

廣武君李左車願以三萬人自將，絕韓信輜重，使陳餘堅壁勿戰以困韓，但陳餘如司馬遷所云：「成安君，儒者也，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，……廣

武君策不用^⑤。」陳餘不知奇正之略，不從廣武君李左車之策，故終為漢軍所敗。

總而言之，奇與正為用兵之道，與易、老之陰陽、剛柔的辯證思維實有不謀而合之處，所以在《唐太宗李衛公問對》中唐太宗云：

吾之正，使敵視之以奇，吾之奇，使敵視以為正，斯所謂「形人者」歟？

以奇為正，以正為奇；變化莫測，斯所謂「形人者」歟^⑥？

況且，孫子的「奇正相生、以奇制勝」，是由陰陽變理所推演而成的用兵之道，其與易、老奇正用兵思想可說是互相發明。

三、從《史記》戰爭記敘中發現易、老之陰陽軍事思想

《史記》這部歷史名著，不僅描寫人物適如其人，且描述戰爭的景況也細膩非凡，適如其事；由於司馬遷通曉兵書，嫻於兵略，故在許多戰爭的描述中，自然的表達了對戰爭的看法，再者，司馬遷深受易、老思想極深，而從這些的看法中，我們亦可發現或推測出司馬遷豐富的易、老之陰陽軍事思想。

（一）反戰思想

《周易》除了《師》卦是專門講戰爭的，尚有三十個卦及七十五個象、

註②：見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第八》，冊3，頁1626。

註③：見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第八》，冊3，頁1626。

註④：見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》，冊4，頁2615。

註⑤：見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》，冊4，頁2615。

註⑥：見《武經七書新譯·唐太宗李衛公問對》，頁352。

象、卦爻辭，提及戰爭字眼，然而，《周易》這部經書，雖然將近有一半的卦是講到征戰的事，但是《周易》已深刻體認，戰爭實為「國之大事」，關係到國家、民族的生死存亡，惟戰爭亦為「凶事」，即使戰爭取得了勝利，也是以犧牲許多人的生命，消耗大量的物力財力為代價的；例如，李鏡池《周易通義》亦有中肯的評斷：

《周易》作者對邦交問題，主張和平相處、反對侵略。《比》卦、《觀》卦都談到這個問題。而本卦（指兌卦）談得更全面。首先提出和平共悅的宗旨；中間指出侵略者、威懾者、和談的破壞者總是沒有好下場的；最後說明要用引導方法實現和平共悅⁵⁷。

因此《周易》不主張以戰爭去征服別國，更反對窮兵黷武，而主張國與國之間要友好相處，和平共悅。實質而言，《周易》所論述的是愛好和平的反戰思想⁵⁸。我們可以從許多的經文中去證實這一個論點。

《老子》目睹春秋、戰國時期「捐禮義而貴戰爭，棄仁義而用詐譎」，因而激發其強烈的反戰戰略思

想。其云：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；禍莫大於不知足；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⁵⁹。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；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」。善有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淡為上，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是樂殺人，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⁶⁰。

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。言以喪禮居之。殺人之眾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⁶¹。

由上述「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」、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」、「殺人之眾，悲哀泣之」等觀察⁶²，實可顯示《老子》是以反戰為其陰柔戰略思

註⁵⁷：李鏡池著，《周易通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9月，初版4刷），頁116。

註⁵⁸：王智榮著，《周易軍事思想之研究》，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5年6月，頁75～80。

註⁵⁹：吳怡著，《老子解義·老子第四十六章·天下有道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1年3月，初版4刷），頁302。

註⁶⁰：見《老子解義·老子第三十章·以道佐人者。第三十一章·夫佳兵者不祥之器》，頁208。

註⁶¹：見《老子解義·老子第三十一章·夫佳兵者不祥之器》，頁208～209。

註⁶²：見王智榮著，《老子反戰軍事思想》《周易軍事思想之研究》，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5年6月，頁103～105。

想。

誠然，楚漢相爭八年，漢初上接嬴秦之虐，天子無法具鈞駟，宰相或乘牛車，國家勢需休養生息，以故黃老思想興起^⑮，而《周易》思想與黃老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，易、老思想均是反對戰爭的；且從《史記》的許多戰爭中，亦可例證《史記》蘊含易、老反戰陰柔軍事思想如后：

①武安君之死、死非其罪

《史記·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》趙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，秦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；之後，武安君敗趙括軍於長平，降卒四十萬人，詐而盡坑殺之。其後，秦王竟賜劍令武安君自剄。司馬遷有精彩細膩之描述：

武安君既行，出咸陽西門十里，至杜郵。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：「白起之遷，其意尚快快不服，有餘言。」秦乃使使者賜之劍，自裁。武安君引劍將自剄，曰：「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？」良久，曰：「我固當死，長平之戰，趙卒降者數十萬人，我詐而盡坑之，是足以死。」遂自殺。武安君之死也，……死而非其罪^⑯。

《周易·繫辭下傳》云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，逆天殺戮，自受其不祥。《老子》亦云：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恬

淡為上，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是樂殺人，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」「殺人之眾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。」從此角度檢視武安君白起上將軍所云：「我固當死，長平之戰，趙卒降者數十萬人，我詐而盡坑之，是足以死」之語，所以，司馬遷云：「武安君之死也，……死而非其罪」，是何原因？實因武安君殺戮過多，從此事例，即可例證司馬遷深受易、老思想，且在其論述中反映出反戰陰柔軍事思想。

②輔秦應以道德，而非殺伐

王翦、王貴、王離三世為大將。王翦嘗將大軍六十萬人，大破荊軍，殺其將軍項燕，虜平荊地為郡縣，而王翦子王貴與李信破定燕、齊地。始皇二十六年，盡并天下，秦二世時，王翦及其子王貴皆已死，陳勝反秦，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；若以純軍事眼光而言，王離是秦之名將，且率領強盛之秦兵，攻打剛聚合的趙軍，必然是手到擒來，不過，司馬遷卻借「客曰」而發議論，其云：

不然。夫為將三世者必敗，必敗者何也？必其所殺伐多矣，其後受其不祥。今王離已三世^⑰。

其後，王離果為項羽所虜。在本傳最後司馬遷更云：

註⑮：蕭公權著，《中國政治思想史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3年5月，2刷），頁355。漢初黃老之徒，欲用清靜無為之治術，以救六國嬴秦之煩苛，其宗旨已非保全小我而在安定天下。然漢代黃老，淵源於先秦之黃老。

註⑯：見《史記·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》，冊4，頁2337。

註⑰：見《史記·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》，冊4，頁2341。

王翦為秦將，夷六國，當是時，翦為宿將，始皇師之，然不能輔秦建德，固其根本，偷合取容，以至其身。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，不亦宜乎⁶⁶！

太史公借戰史而發議論，其主要目的，即是表達輔秦應以道德，而非殺伐，而其旨意即在，殺戮過多，必將滅亡，則《史記》論旨與易、老反戰之思想可謂不謀而合。

③殺伐誘降者，不得封侯

李廣之從弟李蔡，所建立之功勞與名聲遠不如李廣，然而，李廣未得爵邑，封官亦不過九卿，惟李蔡卻為列侯，位至三公。甚至，李廣之部屬，才能平平者，亦有數十人以軍功封侯，所以李廣曾與望氣者王朔私語，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五》有細膩描述：

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，曰：「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，而諸部校尉以下，才能不及中人，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，而廣不為後人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？豈吾相不當侯邪？且固命也？」朔曰：「將軍自念，豈嘗有所恨乎？」廣曰：「吾嘗為隴西守，羌嘗反，吾誘而降，降者八百餘人，吾詐而同日殺之。至今大恨獨此耳。」朔曰：「禍莫大於殺已降，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⁶⁷。」

李廣為隴西守，卻誘降羌人八百餘人並詐而殺之，此種殺戮之過，使李廣本人亦無法釋懷，故太史公亦借望氣者之語云：「禍莫大於殺已降，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。」此亦反映《史記》論旨與易、老反戰之陰柔軍事思想。

④兵者凶器、好戰必亡

《史記·越世家第十一》敘勾踐欲伐吳國而范蠡諫止如下：

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，且以報越，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。范蠡諫曰：「不可。臣聞兵者凶器也，戰者逆德也，爭者事之末也。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試身於所末，上帝禁之，行者不利⁶⁸。」

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》主父偃者，齊臨淄人也。學長短縱橫之術，晚乃學易、春秋、百家言，其諫伐匈奴一事如下：

司馬法曰：「國雖大，好戰必亡；天下雖平，忘戰必危。」天下既平，天子大凱，春蒐秋獮，諸侯春振旅，秋治兵，所以不忘戰也。且夫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爭者末節也。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，故聖王重行之。夫務戰勝窮武事者，未有不悔者也⁶⁹。

如上所述，范蠡諫止勾踐伐吳，並云：「兵者凶器也，戰者逆德

註⁶⁶：見《史記·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》，冊4，頁2342。

註⁶⁷：見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五》，冊5，頁2873～2874。

註⁶⁸：見《史記·越世家第十一》，冊3，頁1740。

註⁶⁹：見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》，冊5，頁2954。

也」、「好用凶器，行者不利。」而主父偃者，其人學易而諫伐匈奴，其云：「國雖大，好戰必亡」、「兵者凶器也」、「夫務戰勝窮武事者，未有不悔者」等，凡此均顯現深受易、老反戰軍事思想影響。

(二)「尚謙」思想

《周易》在《謙》卦中亦有一些「尚謙」軍事思想，例如：

《周易·謙六五》不富以其鄰，利用侵伐，無不利。

《周易·謙六五、象傳》利用侵伐，征不服也^⑩。

馬振彪《周易學說》引劉沅語：

侵伐爭事，惟謙德之君宜之。以見六五之謙非姑容，乃盛德也^⑪。

又如：

《周易·謙上六》鳴謙，利用行師，征邑國。

《周易·謙上六、象傳》鳴謙，志未得也，可用行師，征邑國也^⑫。

馬振彪《周易學說》引李綱語：

謙之極，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，師之成，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^⑬。

馬振彪《周易學說》引語類云：

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又言抗兵相加，則哀兵者勝矣。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，止退處一步耳^⑭。

誠然，《周易·謙》之軍事思想，其論旨強調，君子以德服人，然有時亦不得不用兵。所謂侵阮徂共，一怒安民；周公東征，四國是皇，非力征也，征不服也。惟本謙德以用兵，則無不利也。

其次，老子亦有「重積德」謙沖之軍事思想，例如：

治人事天莫若嗇，夫唯嗇是謂早服，早服謂之重積德，重積德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^⑮。

《韓非子·解老》云：

故曰：「早服是謂重積德。」積德而後神靜，……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，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，故曰「無不克」。無不克本於重積德，故曰「重積德則無不克^⑯」。

《韓非子·解老》認為，無不克本於重積德，故曰「重積德則無不克」。然「重積德」則是「尚謙」的思

註⑩：見《周易程傳註評》，頁143～144。

註⑪：馬振彪著，《周易學說》（廣東：花城出版社，2002年1月，初版1刷），頁166。

註⑫：見《周易程傳註評》，頁144～145。

註⑬：見《周易學說》，頁166。

註⑭：見《周易學說》，頁166。

註⑮：王淮注釋，《老子探義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6月，初版12刷），頁235～237。

註⑯：陳奇猷校注，《韓非子集釋》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4年3月，臺景印1版），卷6，頁351。

想，所以韓非子視老子之「重積德」為「尚謙」之軍事思想。

其次，《老子·大國者下流》云：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夫兩者各得所欲，大者宜為下^⑦。

所以大國對小國謙下，即可取得小國的人事；小國對大國謙下，就可取得大國的兼畜。自處謙下，則各得所欲。然而，大國小國均應謙下，因小國謙下，即可保全自身；而大國謙下，則令天下歸往。《老子·用兵有言第六十九章》云：

用兵有言，……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則哀兵者勝矣^⑧。

《老子·善為士者不武第六十八章》云：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為之下。是謂不爭之德^⑨。

所謂「抗兵相加，則哀兵者勝矣」、「不爭之德」，實為老子「尚謙」軍事思想事，而此，亦或是退處一步的處理思維。然而，大抵「尚謙」自是用兵之道，所以老子「尚謙」的軍事思想，其與《周易》軍事思想事可謂脈

絡一貫。

誠然，司馬遷受易、老的思想極深，故在描述《史記》戰爭中，極其自然的反映其「尚謙」陰柔軍事思想，茲列舉例證如下：

①持盈守威、收斂驕溢

《史記·春申君列傳第十八》黃歇上書說秦昭王云：

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，盛橋以其地入秦，是王不用甲，不信威，而得百里之地。王可謂能矣。王又舉甲而攻魏，杜大梁之門，舉河內，^⑩燕、酸棘、虛、桃，入邢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。王之功亦多矣。王休甲息眾，二年而後復之，又并蒲、衍、首、垣，以臨仁、平丘，黃、濟陽嬰城而魏氏服；王又割濮磨之北，注齊秦之要，絕楚趙之脊，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，王之威亦單矣。王若能持功守威，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，使無後患，三王不足四，五伯不足六也。王若負人徒之眾，仗兵革之疆，乘毀魏之威，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，臣恐其有後患也^⑪。

此為春申君勸秦昭王應當持盈守威，不可驕溢，故再警之曰：「王可謂能矣」，「功亦多矣」，「威亦單矣」，若秦昭王尚知收斂自守之道，則無後患，否則貽禍無窮。此為「尚謙」之道，與易、老「尚謙」陰柔軍事思想

註⑦：見〈老子·大國者下流第六十一章〉《老子探義》，頁242～243。

註⑧：見〈老子·用兵有言第六十九章〉《老子探義》，頁263～266。

註⑨：見〈老子·善為士者不武第六十八章〉《老子探義》，頁261～263。

註⑩：見《史記·春申君列傳第十八》，冊4，頁2388～2389。

相同。

②輕易用兵，不知優禮將士

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》對於趙括言兵一事有細膩描述如下：

趙括自少時學兵法，言兵事，以天下莫能當。嘗與其父奢言兵事，奢不能難，然不謂善。括母問奢其故，奢曰：「兵，死地也，而括易言之。使趙不將括即已，若必將，破趙軍者必括也。」及括將行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：「括不可使將。」王曰：「何以？」對曰：「始妾事其父，時為將，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，所友者以百數，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，受命之日，不問家事。今括一旦為將，東向而朝，軍吏無敢仰視之者，王所賜金帛，盡藏於家，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。王以為何如其父？父子異心，願王勿遣^①。」

依司馬遷記述，趙括言兵自誇：「天下莫能當」，此即違反易、老「尚謙」軍事思想。且其父趙奢謂括：「兵，死地也，而括易言之。」即是趙括「輕易論兵」此亦違反易、老「尚謙」軍事思想。再者，括母述括父為將之時，「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，所友者以百數」，故奢能尊賢，友益，優禮將士如此；而括為將，擅作威福，軍吏不敢仰視，其不能親愛士卒如其父，實亦違反易、老「尚謙」之思想。總而言之，趙括其人，誇大輕浮，喜談兵事卻輕易論兵，且不知優禮將

士，嚴重違反易、老「尚謙」陰柔軍事思想，最後敗軍亡身，或是有跡可循。

結語

總而言之，司馬遷既非軍事家，且無實戰經驗，無法列入兵家之林，惟其通識兵書，深知韜略，故在許多戰爭的描述中，自然表達了對戰爭的看法；其次，司馬遷因受易、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，且易、老又蘊含豐富的軍事思想，從而在《史記》許多戰爭的例證中，我們亦可反映、發明或推闡出司馬遷豐富的易、老之軍事思想。

再者，司馬遷生當漢武帝積極用兵以致帶來嚴重後果之時，厭戰情緒似乎是可預想的，尤其，司馬遷受易、老陰陽思想影響極深、極鉅，如老子云：「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……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」、「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……殺人之眾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」，而《周易》所蘊涵的二個重要的觀點則是「生生之德」與「太極和諧」，所以司馬遷深深瞭解兵凶戰危的可怕，最終其軍事思想是「慎重兵事」反對戰爭。

收件：96年2月12日

第1次修正：96年2月31日

第2次修正：96年3月3日

接受：96年3月15日

註①：見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》，冊4，頁2447。